

盔甲。吃晚饭，他穿着盔甲，和朋友在一起，他穿着盔甲，甚至上床，他也穿着盔甲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的家人和朋友，都忘了他不穿盔甲是什么样子。

偶而，克斯会问他妈妈：“爸爸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？”然后，茱莉亚会带她的儿子到壁炉旁边，指着一幅武士的画像，叹着气说：“你爸爸在那里。”“至少，这是他从前的样子。”

在看画像看了三年以后，克斯对他妈妈说：“我希望能看到爸爸真正的长相。”

“你不能样样都要。”他妈妈大声地骂他。她的心情也不好，因为只有那幅画像能提醒她，她先生原来的长相是什么。而且她又睡不好，因为武士整晚在盔甲里翻来覆去，轧轧作响。

有一天，她直接去找武士：“我想，你爱你的盔甲甚过爱我。”
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武士坚持地说：“我不是把你从那只恐龙爪里救出来，又把你安顿在这么高级的城堡里吗？”

茱莉亚用力从他的面盔里看进去，好看到他的眼睛，她说：“你喜欢的，只是去拯救我而已，你当初没有真正爱过我，现在也不是真正爱我。”

“我真的爱你，”武士坚持，并且用力地拥抱她，差点把她的肋骨都弄断了。

“那么，你把这件铁衣脱掉，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长相。”她恳求地说。

“可是我得随时准备好，跳上我的马，朝四面八方骑过去啊！”

“如果你不把这件鬼东西脱下来，我就要骑上我的马，马上离开你。”

对武士来说，这是个严重的打击，他不愿意茱莉亚离开他，他爱他的太太、他的儿子、和他铺满石砖的高级城堡。但是，他也爱他的盔甲，因为，他的盔甲向每一个人展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一个心地好、善良、充满了爱的武士。他非常意外他太太并不认为他心地好、善良、而且充满了爱。可是，如果继续穿着盔甲意味着他会失去茱莉亚和克斯，那他宁可脱掉盔甲。

武士于是起身，伸出手，想拿下他的铁头盔。非常意外地，他发现头盔一动也不动。

他再用力地拉，可是，还是不能把头盔拉下来。惊慌之下，他试着把头盔上的面盔抬起来，但是面盔也卡住了。他一遍又一遍的用力扯，然而面盔纹风不动。

心烦意乱的武士不停地走来走去，想着应该怎么办。头盔卡住了不奇怪，因为他好久没有脱下头盔。可是，面盔又是另一回事了，他一直不断的把面盔打开，吃吃喝喝。

就在当天早上，他还把面盔抬起，吃炒蛋和乳猪当早餐呢！

突然，武士有了个主意，没有说他要去哪里，他冲到了城堡院子里的铁匠铺。在那里，大块头铁匠正赤手空拳的，把一块马蹄铁用手拉成适当的形状。

“铁匠，”武士说：“我有个问题。”

铁匠回答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，大人，你的问题就是，你之所以为你。”

他常常用这种方式 and 武士说话，武士通常也能欣赏他哲学式的妙语。

武士瞪着铁匠：“我现在没心情听你的俏皮话，我给关在这件盔甲里了。”为了强调语气，他用力地踏着包着铁鞋的脚。一不留神，踩到了铁匠的大脚趾，铁匠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，忘了武士是他的主人，朝他的头盔重

重的打了一拳，头盔动也不动。

“再来一次！”武士命令他。就像对其他事情一样，他完全没有发现，铁匠是在生气，而不是在帮助他。

“乐意的很。”铁匠说。他用斧头猛力地朝武士的头盔砍了过去，希望把头盔，和武士的头，一起斩成两半。不料，头盔上连个凹痕也没打出来。武士觉得一阵惊慌，事实上，铁匠是远近最强壮的人，如果连他都不能把他的盔甲剥下来，那么谁能？

除了大脚趾头被踩到的时候之外，铁匠基本上是个好人，他感觉到武士的惊慌，开始同情起他来。“武士，你的麻烦大了，不过别气馁，等我明天休息好了以后，你再来吧！今天，你正逮到我辛苦了一天，没力气了。”

当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武士告诉茱莉亚，铁匠想帮他把盔甲弄下来，可是没有成功。

“我不相信你，你这个乱摇乱响的粗人。”她大叫。如果茱莉亚的反应看来太激烈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，这么多年来，她只能和一个躲在盔甲里面的丈夫说话，现在，他的面盔又卡住了，她得把食物磨碎，从面盔的隙缝里塞进去喂他，而且，我们都晓得，把羊排弄碎是很难的。

武士觉得很沮丧，因为茱莉亚不相信他的确想把盔甲脱掉。他和铁匠试了好几天，但总是不成功，他变得越来越痛苦。

武士在他的盔甲里待了太久，已经忘记了没有盔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铁匠用斧头很用力的在他戴头盔的头上敲打，或是茱莉亚用花瓶敲他的头，都只能让他痛苦一阵子而已。既然他很难感受到他自己的痛苦，别人的痛苦，就同样的给忽略了。

即使如此，武士的确为自己感到难过，穿着这么重的盔甲到处走动，已经让他感到很疲倦，每天吃从面盔里塞进的烂东西，也够让人烦腻的。更糟的是，他心里难受，因为茱莉亚不再爱他，不像从前，她还会把食物塞进他的面盔，现在她开始用丢的。这种接投吃法，只能让他得到很少的营养，他变得越来越虚弱。

武士担心，如果他不离开的话，就一定会饿死。当然，他会想念茱莉亚、克斯、和他的高级城堡。但是，他也了解到，四处轧轧作响，沈迷在自怜里，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。他下了决定：离开，对大家都好，茱莉亚可以去爱另一个武士——这个武士的盔甲可以脱得下来，也不会躺在床上乱响吵人。这样的想法让他很难过，可是，无论如何，他必须要想方法来解救自己。

要离开王国的时候，武士决定顺道去和国王道别，毕竟国王一向待他不错。国王住在山顶，一个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城堡里。武士通过城堡吊桥，骑马进院子时，遇见了乐包，宫廷小丑。

“喂，乐包，”武士说：“我来和国王道别。”

乐包抬头望着他说

国王起床就远行，

于你他也无话应。

“他去哪里？”武士问：“我离开前想和他说声再见。”

乐包回答：国王前去打圣战，切莫迟疑快追赶。

和国王失之交臂，武士觉得非常失望。

他悲哀地告诉乐包：“国王回来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在盔甲里饿死，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。”他灰心的在马鞍上颓然倒下。

然后，乐包说：你看来受苦已久，虽神勇不能自救。

“我才不要在这里，忍受你侮辱人的儿歌。”武士生气地说，在马背上坐好：“你难道不能有一次，把别人的事当一回事吗？”

用清澈、吟诗般的声音，乐包唱道：问题不能困扰我，机会来时要掌握。

“如果你也卡在这里的话，你就会唱另一种调子了。”武士更生气地说。

乐包反驳他：同样盔甲在吾身，尔之牢笼容易寻。

“我没时间听你的废话，我得想办法，把自己从这套盔甲里弄出来。”说完，武士用膝盖顶着马，催马前进。

乐包从后面喊着他：有人能够帮助你，助你真我出废墟。

武士拉着马，向乐包转了回去，他兴奋地问：“你知道有人能把我从盔甲里解救出来？是谁？”

梅林法师是其名，(注 1)见他你将得新生。

“梅林？”武士问：“我听过唯一的梅林，就是亚瑟王(注 2)伟大的明师。”

注 1：在英国中古时期的传说中，梅林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，亚瑟王的老师，帮助亚瑟王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。

注 2：相传为英国中古时期伟大的明君，出身低微，因拔出“石中剑”而成英国国王，创“圆桌武士”。

成名之道缘于此，梅林就是亚瑟师。

“但是，不可能！”武士工：“梅林和亚瑟是古时候的人了。”

乐包回答：梅林活着，活得好，远方树林大师找。

“可是，那些树林这么大，”武士说：“我怎么找得到他？”

乐包笑了：无人知，不论何时，徒弟来，老师就到。

这是武士一线希望的曙光，他伸出手，感谢地握着乐包的手，他的铁手套差点捏断了乐包的手指头。

乐包痛的大叫起来，武士很快地松了他的手指，“对不起。”武士说。

乐包揉着他淤青的手指：来年盔甲离你时，他人痛苦身受日。

“乐包，我会尽力的。”武士说，他拉着马头，转了方向，心中充满新希望，寻找梅林大师去了。

“真的，你现在变得够敏锐，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振动了，”武士显然还是不懂，所以梅林继续解释：

“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和松鼠说话，你只感受到她的振动，然后把振动翻释成话，我正等着你开始和花朵说话的那一天。”

“那就是你在我坟上种花的那一天。”武士说：“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”

## 第二章 梅林树林

想要找到这位智能的大法师，不是件简单的事，树林有很多，梅林只有一名。所以武士不停的向前骑，日以继夜，同时越来越虚弱。

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城堡，吃喝，对武士来说，就成了个大问题。即使

以前茱莉亚喂他用丢的，她丢中的比例还是相当高。至于喝水，他的手下一向很乐意朝他脸上泼一桶水。可是，在外面的树林里，他差一点就活不下去。他所能找到可吃的东西，只有偶而出现的野莓子，自己捏碎，塞进面盔里。唯一喝水的方法，就是把头放进小河里，让他的头盔里充满水，有两次，他差一点没给淹死。

过了一个月这种日子，武士沮丧了起来，即使他已经走了好多哩的路，他还是没有找到梅林。更令人沮丧的是，他甚至不晓得一哩有多远。

独自一个人，骑着马，穿过无数的树林以后，武士得到一个结论——他其实不是什么事都懂。以前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聪明的武士。现在，却得千方百计地想在树林里活下去，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聪明。他承认，他甚至不晓得，那种莓子有毒，那种可以吃。每次吃莓子，都像在玩俄罗斯轮盘赌。而且，自从进了树林以后，他就迷路了，完全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幸好他的马比他清楚方向。

有天早上，他醒了过来，觉得虚弱之外，还有一点奇怪的感觉。就在那天，他找到了梅林，睿智的大法师，武士马上就认出他来。梅林坐在一棵树下，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袍子，林子里的动物围在他的身旁，鸟儿栖息在他的肩膀和手臂上。

武士悉悉不乐地摇摇头，他的盔甲发出一阵声响，为什么动物这么容易就可以找到梅林，而他却要找这么辛苦？

疲倦的，他从马上爬下来。“我在到处找你，”武士说：“我迷路了好几个月。”

“其实是一辈子。”梅林纠正他，又从根红萝卜上咬下一块，把萝卜递给身旁的兔子。

武士马上变得很僵硬：“我不是来这里受你侮辱的。”

“也许你一直觉得，事情的真相是个侮辱。”梅林说着，同时把红萝卜从兔子那里拿回来，再分给其它的动物吃。

武士也不喜欢这句话，可是，他又饿又渴，非常虚弱，没办法上马离开，相反的，带着一阵轧轧作响，他坐在草地上。

梅林亲切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真幸运，你太虚弱了，不能逃走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武士厉声叫道。

梅林微笑着：“人不能边跑边学，一定要待在一个地方。”

武士软化了下来：“我只要待到，学会怎么从这套盔甲里出来为止。”

“等到你学会了，”梅林建议：“你再也不用上马，朝四面八方前进了。”

武士太疲累，不能再问什么。可是一生中，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安心，所以马上就睡着了。

醒了以后，动物和梅林围在他身边，他想坐起来，却因为太虚弱而坐不起来。梅林递给他一只银杯，里面装着古里古怪、彩色的液体。“喝下去。”梅林命令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武士问，怀疑地看着杯子里的东西。

“你这么害怕，”梅林说：“不过，当然，这就是当初为什么你会穿上这身盔甲的理由。”

武士不想否认，因为他实在太渴了。

“好吧，我喝，朝我的脸上丢过来。”

“没过回事，”梅林说：“这杯东西太珍贵了，不能浪费。”他掰断了一根

芦草，把一头放进杯里，另一头塞进武士面盔的洞里。

“这个主意真不错。”武士说。

“我叫它吸管。”梅林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武士点着头，吸着液体，第一口好象有点苦，接下来却越来越好喝，最后一口相当可口。

小心地，武士把杯子递还给梅林：“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卖，一定可以大发利市。”

梅林只是微笑着。

“你怎么叫它？”武士问。

“生命。”梅林回答。

“生命？”

“对，”大师说：“刚开始是不是好象是苦的，然后，等你越喝越多以后，是不是就变好喝了？”

武士响声大作地点着头：“对，而且最后几口相当可口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开始要接受你应该要喝的东西。”

“你是说，当你接受生命的时候，生命其实是美好的？”武士问。

“不是吗？”梅林回答，好玩的扬起一边的眉毛。

“你是要我接受两百磅重的盔甲吗？”

“哦，”梅林说：“你不是生下来就穿着盔甲的，这是你自己穿上的。好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武士说，有一点生气，他的头开始痛，他不习惯这样思考。

“等你恢复到有力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想得更清楚。”梅林说，然后他拍拍手，松鼠就把核果含在嘴里，为武士添加营养。每只松鼠轮流爬到武士的肩膀上，把核果敲碎，咬烂，再从他的面盔里推进去。兔子喂他吃咬烂的红萝卜，鹿喂草根和野莓子。（这种喂东西的方法一定不会被卫生部批准。可是，如果你在树林里，给困在一套盔甲里面，你还能怎么办呢？）每天，动物用这种方法喂武士吃东西，梅林则用吸管给他大杯的“生命”喝。慢慢的，武士开始有了力气，并且充满了新希望。每天，他都会问梅林同样的问题：“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套盔甲丢掉？”每天，梅林都会回答：“你要忍耐，穿了这么久，不可能很快就脱得下来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动物和武士围着梅林，听他用笛子吹奏抒情的歌谣，武士决定问梅林一件他一直在想的事，等梅林吹完了那首“武士怀旧”，他问梅林：“你真的是亚瑟王的老师吗？”

法师的脸亮了起来：“对，我教过亚瑟。”他说。

“可是，你怎么可能现在还活着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武士大叫。

“当你和原力相连接的时候，过去，现在，和未来，是一体的。”

“可是我不懂。”武士说。

“那是因为你用脑子来了解，脑子是有限的。”

“可是我的脑筋很好。”武士说。

“而且还很聪明，”梅林加上一句：“就是脑子把你困在这套盔甲里面。”

武士没办法反驳这点。然后，他想到刚来的时候，梅林跟他说的话：“有

一次你说，我是因为害怕，才穿上这身盔甲的。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梅林响应着他。

“不对，我穿盔甲是因为，我要出去打仗。”

“那难道不是为了你害怕给杀死吗？”

梅林问。

“人人不都怕死吗？”

梅林摇摇头：“谁说你一定要去打仗的呢？”

“我要证明，我是个心地好、善良、又充满了爱的武士。”

“如果你真的是心地好，善良，又充满了爱，为什么你还需要去证明呢？”

这个问题让武士的头又痛了起来，他用老法子来逃避——去睡觉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醒过来，有了个奇怪的想法——可不可能他心地不好、不善良；又没有充满了爱？他决定去问梅林。

“你说呢？”梅林反过来问他。

“你为什么老用问题来回答问题？”武士盘问他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梅林回答。

武士气的咯吱乱响的走开，他最不能忍受的，就是自以为聪明的法师。

“那个梅林，”他抱怨：“有时候他真让我受不了。”

于是，带着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，他坐在一棵树下，思考着法师说的话，不过他的面盔挡住了视线，没有注意到他坐在一只松鼠旁边。

“可不可能，”他大声地说：“我心地不好、不善良、也没有充满了爱？”

“很可能，”松鼠说：“要不然，为什么你会坐在我的尾巴上？”

“啊！”武士用力向一边低下头，看到小松鼠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”武士说，很快地把腿拿开，让松鼠可以移动她的尾巴。

“我希望没有弄痛你，我不能看得很清楚。”

“想必如此，”松鼠回答，显然毫无怨恨：“这就是你一直弄痛别人，不停向人道歉的原因。”

“比自以为聪明的法师更让我受不了的，就是自以为聪明的松鼠。”武士发着牢骚：“我不必待在这里和你说话。”一阵子乱响，他站了起来。起身一半时，突然，他惊讶地停住：“嘿，我在和你说话。”

“这要归功于我的性情好，如果我们考虑到你刚刚坐在我尾巴上的话。”松鼠回答道。

“可是动物不会说话。”

“哦，我们当然会说话，”松鼠说：“只是人类不听罢了。”

武士不可置信地摇着头：“你以前和我说过话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，每一次我咬碎核果，推进你面盔里的时候，我都有说话。”

“为什么那时候我听不到，可是现在可以听见了？”

“为什么你总需要答案，来满足你的脑子，而不就接受事情的真相？”

“你用问题回答问题，你跟梅林在一起太久了。”

“而你和他在一起还不够久。”松鼠用尾巴扫了武士一下，爬上树去。

武士在后面叫她：“等一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松鼠。”你回答，在树顶端的树枝中消失。

武士摇着头，叽叽轧轧地站起身来，这是不是他的幻想？在那时，他看到梅林走过来。“梅林，”他说：“我得离开这里，我开始跟松鼠说话了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法师回答。

武士看来很困惑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太好了？”

“真的，你现在变得够敏锐，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振动，”武士显然还是不懂，所以梅林继续解释：“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和松鼠说话，你只感受到她的振动，然后把振动翻译成话，我正等着你开始和花朵说话的那一天。”

“那就是你在我坟上种花的那一天。”

武士说：“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回到茱莉亚和克斯的身边，我想念他们。不论情况多坏，我想和他们重聚。”

“如果你还穿着盔甲，那你和他们的重聚一定会很悲惨。”梅林警告他。

“可是我真的爱他们，”武士说：“我和茱莉亚过去常常吵架，但是，我现在了解到，她给了我她最好的那一部分，”他悲伤地看着梅林：“而我只用一点点来回报她，我想回去补偿她，同时，也回去做我儿子的好爸爸。”

梅林了解地点点头，告诉武士，回去付出自己是件很美的礼物。“可是，”他说：“礼物之所以成为礼物，端看被不被接受，不然，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负担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不想要我回家？”武士说，看起来很惊讶：“为什么？我是全国最优秀的武士。”

“也许你的盔甲比看起来的还厚一点。”

梅林温和地说。

武士想了一想，下了个结论——虽然茱莉亚或许不想要他回去，但，克斯一定会要的。

“为什么不捎个信给克斯，问问他？”

梅林提议，武士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可是，他要怎么才能把信送到克斯手上？梅林指着站在他肩膀上的鸽子：“瑞蓓卡可以送信。”

武士很困惑：“可是她不晓得我住在那里，她只是一只笨鸟罢了。”

“我晓得怎么出树林，”瑞蓓卡反击：“光这点就比你知道的多。”

武士很快地道了歉，他相当惊吓，毕竟这是头一遭——在同一天，惹鸽一只子，和一只松鼠生气。不过瑞蓓卡天生宽宏大量，接受了武士的道歉，嘴里含着武士仓促写就，给克斯的纸条，飞了出去。

“不要和别的鸽子打情骂俏，不然你会把纸条弄掉！”武士在后面叫着。瑞蓓卡把这种欠考虑的话置之不理，她知道武士还有很多需要学习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瑞蓓卡仍然没有回来。武士越来越焦虑，害怕她可能变成其它武士训练出来猎鹰的猎物。他摇摇头，奇怪自己以前怎么能参加这么“鸟”的打鸟游戏，这个双关语又让他苦笑了一声。等梅林边吹边唱完那首“汝有窄冷心，必有长寒冬”，武士告诉梅林他正在害怕的事。

梅林说，他不怕鸽子会变成别人的盘中餐，说着说着，他即席创作了两句快乐短诗，他唱着：任邀翔之聪明鸽，会自保不受宰割。

突然，一阵鸟鸣惊动了所有的动物，大家往天空望去，没错，在那里盘旋着、要降落的，就是瑞蓓卡。

她落在梅林的肩上，梅林把纸条从她的嘴里取下来，看了一眼，严肃地告诉武士，是克斯的回信。“让我看。”武士说，着急地抓住那张纸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，下巴惊讶地掉了下来，“是张白纸！”他大叫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说，”梅林温和地说：“你儿子对你的了解不够，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武士愣在当场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呻吟地、慢慢地、又带点叽嘎声地倒在地上，他终于做了一件多年来没有做过的事——他哭了。他试着想忍住眼泪，因为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是不哭的，可是，很快的，他的悲伤淹没了一切，泪如急流般地涌出。哭了一个多小时以后，哭累了，也差点给留在头盔里的泪水淹死，他睡着了。

“第一座城堡叫沈默之堡，第二座叫知识之堡，第三座，志勇之堡。一旦进入城堡，要等到学会该学习的东西之后，你才能找到出去的路。”

听起来，这个一点也不像拯救公主那么好玩……

### 第三章 真理之道

武士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梅林静静地坐在他身边。

“对不起，我表现的一点也不像个武士，”他厌恶地说：“我的胡子都湿透了。”

“别说抱歉，”梅林说“你刚刚做了脱离盔甲的第一步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会明白的，”法师回答，他站了起来，“你应该上路了。”

武士有点不安，他开始喜欢和梅林、其它的动物一起待在树林里，而且现在他相信，即使是他儿子也不要他回家，看起来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没错，他是可以回去再干武士这一行，他作战的纪录很好，不少国王会很乐意收留他。可是为什么要打仗呢？

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他告诉梅林他的看法，梅林提醒他，新目标是把盔甲丢掉，即使他不再觉得是为了茱莉亚，和克斯做这件事，现在他知道，他是为了自己这么做。很明显的，关在盔甲里会缩短他的寿命——他可能会因为胡子湿了感冒这种最普通的小事，而送掉一条命。

梅林说：“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和思考，因为，那就是你给卡在一大堆废铁里的原因。”

武士很好奇，不知道他要怎么样，才能改变生活和思考的方法。

梅林跟他说爱简单，领着武士走到一条小路前：“这条路就是当初你进树林的路，你可以从这条路回家，这条路通向虚伪、贪婪、仇恨、妒忌、恐惧、和无知。”

“你是说，这些缺点我都有吗？”武士生气地问。

“有时候，你每一样都有一点。”

法师然后指着另一条路，那一条路比第一条路窄，而且非常陡峭。“那条路看来有得爬了。”武士观察着。

梅林同意地点着头：“那就是真理之道，越到山顶越陡。”

武士毫不起劲地望着那条陡路：“我不确定值不值得？到山顶我能得到什么？”

“你能丢掉你不要的东西——盔甲。”

梅林说。

武士想了一想，如果他由原路回去，脱掉盔甲绝对没希望，那他一定会死掉。如果他走真理之道，梅林保证他可以从现在的铁牢中解脱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他也可能在往上爬的时候，给盔甲的重量压死，不过走这条路至少还有希望。他默默地下了决心，武士说：“我要试试真理之道。”

梅林点点头：“带着这么重的盔甲，走一条未知之路，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
”

武士知道，他最好在改变主意前，马上上路。“我去牵马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！不行。”梅林说，摇着头：“路太窄，马过不去，你得步行。”武士吓坏了，他把包着铁的臀部放下，坐在石头上。“我想，我宁可胡子湿了感冒而死。”

“你不必一个人走，”梅林告诉他：“松鼠可以陪你去。”

“你希望我怎么办？骑松鼠吗？”武士说。他害怕和一只言善道的松鼠，一起走这么难走的路。

“也许你不能骑我，”松鼠说：“可是你需要我喂你，谁还能把核果咬烂，推进你的面盔里面去？”

瑞蓓卡飞过来，停在武士的肩上。她本来是停在附近的树上，听他们说话。“我也跟你们一起去，我到过山顶，我知道路怎么走。”

这两只动物的志愿帮忙，给了武士所需要的额外勇气。他叽轧地站了起来——表示他准备启程。

法师从脖子的链子上，取下一把精致的金钥匙，在他们朝路的起点走过去的时候，把钥匙交给了武士。“这可以打开挡在路中间，三座城堡的大门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武士大声地说：“每一座城堡里有一个公主，我会杀死监视她的恐龙，然后拯救……”

“别说这些童话了，行不行？”梅林打断他：“城堡里没有公主，更何况，你现在的状况也不适合去救援公主，一直要到你学会怎么拯救自己才行。”

给这么骂了一顿，武士闭上嘴，听梅林往下说：“第一座城堡叫沈默之堡，第二座叫知识之堡，第三座，志勇之堡。一旦进入城堡，要等到学会该学习的东西之后，你才能找到出去的路。”

听起来，这个一点也不像拯救公主那么好玩，更何况，武士目前对城堡之旅毫无兴趣。“为什么我不绕过去就算了？”他闷闷不乐地问。

“如果绕过去，你就会远离正道，然后迷路。到山顿的唯一一条路，就是穿过这些城堡。”梅林坚定地说。

武士望着陡峭、狭窄的路叹着气，那条路在伸进白云的大树中消失，他感到这趟旅行，会比平时的圣战要艰难的多。

梅林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“对，”他同意：“在真理之道上打的仗是不一样的——这个仗就是学习如何爱自己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”武士问。

“从学习认识自己开始。”梅林回答。

温和的眼光在武士的身上停留了一下，然后他加了一句：“如果你碰到不能处理的事，叫我，我就会出现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能随时在我在的地方出现？”

“任何自重的法师，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”梅林回答，边说边消失了。

武士吓了一跳：“天啊！他不见了。”

松鼠点着头：“有时候，他实在表演得过火了一点。”

“一直说话，会浪费掉你所有的精力，”瑞蓓卡骂他：“咱们上路吧！”

武士轧轧作响地点着头表示同意，他们就这样上了路，松鼠带头，武士居中，瑞蓓卡殿后。瑞蓓卡一下坐在武士的肩上，一下飞去观察地形，再回来报告前面的情况。

过了几个小时，武士终于崩溃。他又累又痛，不习惯穿盔甲不骑马旅行。既然天色将暗，瑞蓓卡决定，他们不如在武士摆平的地方，留下休息，等到他明早一醒来，他们就可以早早出发。

瑞蓓卡在树林里，边飞边捡着莓子，回来把莓子塞进武士的面盔里，松鼠到附近的小溪，用半个胡桃壳装了水，带回来给武士，武士再用梅林给的吸管喝水。不过，他累的没办法醒着享受松鼠，和瑞蓓卡给他收集的营养品。很快的，他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武士给照进眼睛的阳光给亮醒。不习惯这么刺眼的阳光，他眨着眼睛，他的面盔从来不能让这么强的阳光照进来。在试着想出其中的缘故时，他发现松鼠和瑞蓓卡在看他，还一边吱吱喳喳地聊天。武士把自己堆成坐姿，突然发现，他现在能看到的，比昨天能看到的更多，他的面盔有些地方裂开，掉了下来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自己。

松鼠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问题：“盔甲锈了，掉了下来。”

“但是怎么可能？”武士问。

“你看了你儿子空白信之后哭的眼泪，让盔甲生锈了。”瑞蓓卡说。

武士想了想，他那时的悲伤太强烈，没有盔甲能保护他，相反的，悲伤的眼泪，开始使包围他的铁皮裂开。灵光一现，他发现，真正的眼泪，可以让他脱离这件盔甲。有了这个新希望，他用好多年没有过的快速站了起来。“松鼠，瑞蓓卡，”他叫着：“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让咱们上真理之道。”

瑞蓓卡和松鼠太为发生的事高兴了，没有人跟武士说，他这两句话押韵押得真差。

于是，他们三个继续前进上山。对武士来说，这是个特别美好的一天，他注意到阳光照过树枝的小亮点，他仔细地观察了几只知更鸟，发现这些鸟长得不完全一样。

他跟瑞蓓卡提起这件事，瑞蓓卡高兴地跳上跳下。“你开始能够看到生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，是因为你开始看到自己内心的不同处。”她咕咕地说。

武士想了一下，试着去推敲瑞蓓卡真正的意思为何。他还是太骄傲，不好意思发问，他总觉得武士应该比鸽子聪明。

就在那时候，出去巡逻的松鼠，匆匆忙忙地跑回来。“沈默之堡就在下一个上坡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
很高兴能看到城堡，武士叽叽轧轧地走得更快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到了山顶，他向远方望了过去，一点也没错，沈默之堡在前面隐约可见，挡住了去路。武士向松鼠和瑞蓓卡承认，他有一点点失望——他本来以为会是座壮观的建筑，不料，沈默之堡看来就和其它观光宣传小册上的城堡没什么两样。

瑞蓓卡笑着说：“当你学会了接受而不期待，失望就会少的多。”

武士为这句话的智能点点头：“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失望，我记

得躺在婴儿床上，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小孩，然后我的保姆低下头来，看着我说：‘你的脸只有你妈妈才会喜欢。’结果我对自己长得丑失望，又对她的不礼貌失望。”

松鼠说：“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漂亮，她说什么都无关紧要，你也不会失望。”

对武士来说，这句话大有学问。“我开始觉得动物比人聪明了。”

“你能这样说，就表示你和我们一样聪明。”松鼠回答。

“我不认为这和聪明有关系，”瑞蓓卡说：“动物接受，人类期待。你从来不会听见一只兔子说：‘我希望今早太阳会出来，我好去湖里玩。’如果太阳没出来，也不会破坏兔子的一天。不管晴天，或是下雨，他总是快乐的，光做兔子他就很高兴了。”

武士仔细地听着，可是他无法想象，有多少人光是做人就会开心的了。

很快的，他们到了城堡的大门前，武士掏出梅林给他的金钥匙，放进了匙孔里，他转动钥匙开门的时候，瑞蓓卡说：“我们不跟你进去。”

武士刚学会了怎么去爱和信任这两只动物，因此很失望他们不能陪他进去。他差点把想法说出来，然而还是忍住，他又在期待了。

这边的两个感受到他的失望，知道他有点怕走进一座毫无所知的城堡里。

“我们只能告诉你门在哪里，”松鼠说：“可是，你需要自己一圈人穿过那些门。”

瑞蓓卡在飞走的时候叫着：“我们在门的那头等你。”

“人要在了解以后，才能真正看到一点东西。”国王说：“等你了解到这个房间里有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了。”

#### 第四章 沈默之堡

剩下自己一个人，武士小心地把头伸进城堡的大门里，他的膝盖有点发抖，发出一阵金属的响声。可是，为了不想在一只鸽子面前显得胆小如鼠，他振作了一下，勇敢地走进了大门，把门关上。

一旦进了城堡里面，他就后悔当初把剑留在外面。然而，梅林向他保证过，堡里没有恐龙可杀，武士相信他。

他走进堡里宽阔的前厅，四处张望着。

除了几张大地毯之外，厅里没有其它的家俱。他坐在大壁炉前的一张地毯上，炉里有熊熊的火燃烧着。

很快的，他发现两件事：第一，这个房间看来好象没有门通到堡里其它的地方，第二，房间里有股古怪的，全然的寂静。

他以前认为自己的城堡算安静的了，特别是茱莉亚好几天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可是，那种安静和这里的不一样，他开始发觉，甚至连壁炉里的火，都没有发出劈哩叭啦的声音，只是无声无息的烧着。他想，沈默之堡真是名符其实。这反映出的一件事——他这一生中，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孤单过。

所以，当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熟悉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武士是

吓了多大的一跳。

“喂，武士。”

武士叽轧地转过身，大吃一惊，发现是国王。

“喂，国王，”他松了一口气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和你一样，武士，找门出去。”

武士四处望望，很困惑：“我没看到有什么门。”

“人要在了解以后，才能真正看到一点东西，”国王说：“等你了解到，这个房间里有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武士说。然后他重复一次他刚刚的问题：“可是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我听说你去参加圣战了。”

国王点点头：“那是官方的说法，每当我到真理之道来旅行的时候，那样的说法对我的子民威胁比较少。”

武士看来一头雾水。

“人人都知道圣战是什么，”国王解释：“可是很少人了解真理。”

“对，”武士同意地点点头：“如果我不是给困在这身盔甲里的话，我也不会踏上这条路。”

国王笑了。“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一身的盔甲。”他强调。

“我不懂。”

“我们设下障碍，来保护我们所谓的自我。然后，有一天，自己给关在自造的障碍后面，出不来。”

“我从来没想到，你也会给困住，国王，”武士说：“你那么有智能。”

国王悲伤地笑着：“对，我是有足够智能，能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我被困住，该回到这里来，学习更认识自己。”

“哦！你以前就来过这里？”

“对！”国王回答：“很多次。”

武士得到很大的鼓励。也许这毕竟不会太难，他想，国王可以指点他一条明路。

“我说，”武士说着，脸上泛着光：“我们一起通过城堡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。”

国王淡淡地笑：“有一次，我和兰斯劳·普西发一起试过，这样的确不会孤单，因为我们一直说个不停。可是，当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离开房间的门。”

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走，不说话。”武士说。他可不想一个人在沈默之堡里四处游荡。

国王摇摇头：“我也试过那么做，那样会让寂寞感不那么可怕。不过，我还是找不到离开房间的门。”

武士抗议：“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不去说话……”

“沈默里所包含的东西，不只是不说话而已，”国王回答：“我发现，只要我和别人在一起，我就只会把我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而不会把障碍放下，让自己看看想要隐藏的是什么。”

“我不太懂。”武士说。

“你会的，”国王回答：“等你在这里待得够久的时候。人要独处，才能脱掉自己的盔甲。”

武士看来很惊慌。“我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！”他大叫，用力跳着脚，强调他的重点，不小心踏到国王的脚趾，国王痛苦地尖叫起来，四处跳着。

武士吓坏了，首先是铁匠，现在是国王。“对不起，大人。”武士抱歉地说。

国王轻轻地揉着他的脚趾。“哦，没关系，你的盔甲给你带来的痛苦，比你给我的痛苦多得多。”站直了身体，他了解地看着武士：“我知道，你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座城堡里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但是，在这里要做的事，一定得一个人单独地做。

“跛着穿过房间的时候，国王加上一句：“我得走过这扇门，继续上路。”

武士迷惑地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门在这里。”

“那是前门，”国王解释：“那只是入口，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在那边的墙上。”

“我没有看到什么门。”武士回答。

“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，人不能真正看看，除非他能了解？等你了解到这个房间里有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了。”国王挥挥手：“好好照顾自己，我的朋友。”

“等一下，拜托。”武士叫着。

国王回头看他，同情地应着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武士犹豫了，如道他没办法动摇国王的决心，然后他说：“走之前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？”

国王想了想，然后点点头：“对！亲爱的武士，这对你而言，是一场崭新的圣战。

这次的圣战，需要非常的勇气，比你以前所有打过的仗，加起来的还要多。如果你能鼓起勇气留下来，做你该做的事，这会是你一生中最大的胜利。”说完，国王转过身，慢慢地在墙中间消失，留下武士在后面瞪着看他。

国王走了以后，寂静似乎更深了。武士走动的时候，能听到的声音，只有他的盔甲互相碰撞，在城堡里引起的回声。等到他听回声好条想了很久很久以后，他比以前更沮丧。所以，为了让自己开心，他开始唱以前学过，能振奋人心的战歌：“甜心，为你上战场”，还有“系马处即为儿家”。

可是，等到他的声音累了，寂静开始淹没他的歌声，他被寂静重重地包围起来，到那时，武士终于承认一件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——他害怕独处。

突然，他在墙上看到一扇门。他很快地站起来，向门口走了过去，把门慢慢地打开，走进另一个房间里。他小心地四处张望，这个房间和前一个很像，只是好象小一点，也同样寂静无声。

武士开始大声说话打发时间，讲任何他能想到的事。他谈到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怎么和其它小孩不同，其它小孩打鹤鹑，唱“把尾巴钉在野猪身上”的时候，他却在读书。可是，因为能读的书不多，很快地他就读完了所有的书。因此，他开始热情的和任何他碰到的人说话，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和自己说，就像他现在做的事一样。他得到一个结论：他这么喜欢说话，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面对独处的恐惧。

说完这些话以后，另一扇门马上在墙上显现出来。武士很快地开了门走进去，他发现自己在一个比第二间房间更小的屋子里。

他突然醒悟，他花了这么多时间想以前做过，和将来要做的事，却没

有享受此刻他正在做的事，然后——你猜对了——另一扇门在墙上出现。

第四个房间比前三个都小。受了前面经验的鼓励，进房间以后，武士做了一件他到目前还没做过的事：没有想任何事情，没有和自己说话，他静静地坐下，倾听寂静。他发现，以前，他从来没有认真去听过——不论听任何事，或任何人。风吹过的沙沙声，下雨时的淅沥声，还有溪水流过小溪的声音，这些声音一直在那里，但是他从未真正的聆听过。

现在他才了解，茱莉亚曾经多么努力的想和他分享她的感觉，他也从未真正的听过她说话——特别是在她伤心的时候，她的悲伤提醒了他，他也同样的不快乐。事情上，武士习惯穿着盔甲不脱下来，好扰乱她悲伤的声音。他只要把面盔拉下来，就可以拒茱莉亚于千里之外。

和一个包在铁甲里的人说话，茱莉亚一定觉得很孤单——就像他现在坐在城堡里一样孤单。在这个像坟墓般的房间里，他感到自己的痛苦和孤独。很快的，他也能感觉到茱莉亚的痛苦和孤独。这么多年来，他逼她住在另一座沈默之堡里，他开始嚎啕大哭。

武士不知道他哭了多久，不过眼泪从他的面盔里迫涌而出，直到他坐的熊皮地毯完全湿透，眼泪流进壁炉，把火都浇熄了。说真的，整个房间开始淹水。如果不是在那时候，有另一扇门在墙上出现的话，武士可能会淹死。

虽然哭的疲累不堪，他还是涉着水，走到门前，进了另一间更小的房间里。他有点担心，这个房间不比他养马的马厩大多少，他大声地说：“奇怪，这些房间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小？”

马上，有一个声音回答他：“因为你和自己越来越近。”

武士四处张望，非常惊讶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——至少原本他是这么想的。刚刚是谁在说话？那个声音似乎是从他身体里面发出来的，这可能吗？

“对，很可能，”声音说：“我是真正的你。”

“可是，我才是真正的我。”武士大声抗议。

“看看你自己，”声音说，带着一股厌恶：“濒临饿死的坐在那里，披着一身废铁，废铁里还有一块生锈的面盔，卖弄着一把湿透了的胡子。如果你就是真正的你，我们俩的麻烦就大了。”

“喂，你要弄清楚，”武士坚定地说：“我过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想到你半句话。”

等听到了，第一句话你就说，你才是真正的我。那以前你为什么不早点宣布这么重要的消息呢？”

“这些年我一直在这里，”声音回答：“可是，这是第一次，你够安静，可以听到真正的自我。”

武士充满疑虑：“可是，如果你才是真正的我，那么我是谁？”

声音很温和地回答：“你不能指望一下子就知道每件事，你为什么不休息休息？”

“好吧！”武士说：“可是在睡之前，我想知道我要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称呼我？”声音困惑地说：“我就是你。”

“我不能叫你‘我’，这样我会弄混淆的。”

“好，叫我‘山’。”

“为什么叫‘山’？”武士问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声音回答。

“你一定认识梅林。”武士说。他开始瞌睡地点起头来。闭上眼精，通常

他都会整晚叽叽轧轧地翻来覆去，可是现在，他第一次进入深沈、安宁的梦境。

刚开始，他不知道身在何处，只意识到身为自己的感觉，全世界好象都消失无踪。

然后，等到他完全醒来，他意识到松鼠和瑞蓓卡坐在他的胸膛上。“你们怎么来的？”

他问。

松鼠大笑：“我们没有进去，是你出来了。”

武士完全的睁开眼睛，挣扎着换成坐姿。他惊奇的四处望着，没错，他躺在真理之道上，在沈默之堡的另一端。

“我怎么出来的？”他问。

瑞蓓卡说：“唯一的可能是，你变得完全的沈默。”

“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，”武士说：“我在正和……”他停住了。本来他想告诉他们有关“山”的事，可是很不好解释，更何况，整件事可能都是他的想象，他还有得想的。

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，武士想抓抓头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明白，他确实在抓自己的皮肤。用两只戴着铁手套的手捧住头，他的头盔已经锈光了，他碰碰自己的脸，和乱七八糟的长胡子。

“松鼠！瑞蓓卡！”他大叫。

“我们知道。”她们大笑。

“你在沈默之堡里一定又哭了。”松鼠说。

“对，”武士回答：“可是，一整个头盔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锈完了？”

两只动物又开始大笑，笑的很激动。事实上，瑞蓓卡笑倒在地上喘不过气来，还不停地拍着翅膀，武士坚持要知道什么事这么好笑。

松鼠终于喘过气来：“你在堡里不只待一个晚上。”

“那么多久？”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在城堡里的时候，我已经采集了超过五千个核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松鼠说。

“我会说你疯了——不然就是塞了太多的核果。”

“你在里面真的待了很久，很久。”瑞蓓卡替松鼠作证。

无法置信地，武士的嘴张的老大。他说：“梅林，我要跟你说话。”

在那时，就像他允诺过的，梅林立刻出现在面前。很显然，武士逮到他正好在洗澡，因为法师全身光溜溜的，除了那把长胡子外，什么也没穿，而且全身都在滴水。“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”武士说：“可是，这是紧急事件，我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”梅林说，打断他：“我们法师必须要把这些小小的不方便，当作理所当然。”他甩掉胡子上的水，“不过——回答你的问题——真的，你真的在沈默之堡里待了段很长的时间。”

梅林总是能让武士大吃一惊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想知道这个？”

“因为我了解自己，我就能了解你。我们都是对方的一部分。”

武士想了想。点点头，他开始能了解。

“我可以体会茱莉亚的痛苦，因为我是她的一部分？”

“对，”梅林回答：“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为她，和为自己痛哭，这是第一次你不是为了自怜而流泪。”

武士觉得蛮为自己骄傲的，他跟梅林说他的感觉。

梅林笑了：“人不必为了自己能像个人一样而感到自傲，这就像瑞蓓卡为了会飞而骄傲一样无稽。瑞蓓卡能飞，因为她生来就有翅膀，你有感觉，因为你生来就有心——

现在你开始用心，这是你本来就该作的。”

“你真晓得怎么打击人，梅林。”武士说。

“我不是故意对你不客气，你做得很好，不然你不会碰到‘山’。”

武士看来像松了一口气：“那么我是真的听到他的声音？这不是我的幻想？”

梅林笑了出来：“不是，‘山’是真的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比你这么年来称作‘我’

的那个，还要更真的点。你没有疯，你只是开始听见真正的自我，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过得飞快，你却没有任何感觉到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武士说。

“你通过知识之堡就会懂。”梅林说完，又再度消失不见。

在微弱的光线下，她正指着墙上一块发亮的碑文。碑

文上闪耀着：“知识即为指引前路之光。”武士想，不管经营城堡的人是谁，此人对于节省照明费用倒是很在行。

## 第五章 知识之堡

于是，武士、松鼠、和瑞蓓卡再一次踏上真理之道，这次是朝着知识之堡前进。那一天，他们只停下来两次，一次吃东西，另一次在条小溪旁，好让武士能把乱七八糟的胡子刮掉，把长得很长的头发剪掉。他用的是铁手套的边，在石头上磨利，用边来割。

他觉得，也看起来好多了。没有了头盔，他可以自己吃核果，不用松鼠帮忙。虽然他很感激小松鼠的救命法，不过，他实在不觉得那是个优雅的生存之道。

就在天黑以前，这组三人行翻越了一座山，看到远方的知识之堡。武士凝视着这座壮观的建筑，知识之堡比沈默之堡大，大门是纯金的。这是他看过最大的城堡——甚至比国王为自己建造的宏伟城堡还巨大，武士想，这不知道是谁设计的？

“山”突然说话了：“知识之堡是宇宙自己设计的，宇宙是所有知识的起源。”

武士吓了一跳，不过很高兴再听到“山”的声音。“我很高兴你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没有离开过，”“山”回答说：“记得吗？我就是你。”

“拜托，你可不要又来了。我现在刮了胡子，又剪了头发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武士问。

“这是第一次你从理发中得到好处。”

“山”回答。

武士大笑，他喜欢“山”的幽默感。如果知识之堡和沈默之堡一样的话，他会很高兴有“山”给他作伴。

武士，松鼠，和瑞蓓卡穿过护城河上的吊桥，停在金光闪闪的大门前。武士从脖子上掏出钥匙，放进匙孔里。把门推开的时候，他问瑞蓓卡和松鼠，他们是不是要和上次在沈默之堡一样先离开？

“不！”瑞蓓卡回答：“沈默只能一人享有，知识是属于大家的。”

“我真不懂，‘鸽子’这个名词为什么会有容易受骗的意思。”武士自己想着。

他们三个穿过门，走进一片沈沈的黑暗，武士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在城堡大门旁边，摸索着一般会在那里的火炬，好照亮前路，可是没有火炬。从那扇纯金大门来判断，他还以为城堡里照明会很好，毕竟，连低级的，观光小册上的城堡，在大门旁边都会有火炬。

当武士极尽目力的四处张望，松鼠叫他过去。他摸索地走着，顺着声音的方向，直到他能隐约看见，在微弱的光线下，她正指着墙上一块发亮的碑文。碑文上闪耀着：“知识即为指引前路之光。”武士想，不管经营城堡的人是谁，此人对于节省照明费用倒是很在行。

然后“山”说：“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知道的越多，这里就会变得越亮。”

“山”，我敢打赌你是对的。”武士叫着说。话一出口，房间里就变亮了一点点。

就在那时，松鼠又叫武士到她那里去，这次，找到她比较容易了一些。他看到她指着另一块刻在墙上的碑文——这次是个问题——

——碑文上凿着：“你有没有把需要当作爱？”

“武士大声地说：“是不是要在我想出答案以后，这座城堡才会变得更亮？”

“你总算开始懂了。”“山”回答。

武士嗤之以鼻：“我得找到路出城堡，好登上山顶，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玩问答游戏。”

“也许，你在这里应该学到的，就是，你的时间是没有止境的。”瑞蓓卡建议。

武士此该并不想顺从建议，也不想听瑞蓓卡的哲学。有一会儿，他考虑要不要一头闯进城堡的黑暗中，胡乱地撞过去。不过，四周的黑暗蛮让人讨厌的，而且，他也得承认，没有剑他的确害怕。看来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试图去了解碑文的意义是什么。

叹了一口气，他坐在碑文前面，再念一遍：“你有没有把需要当作爱？”

他知道他爱茱莉亚和克斯。

“山”说：“对，你爱茱莉亚和克斯。

不过，你不是也需要他们吗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！”武士承认。他需要茱莉亚所有为他生命中添加的美。她很聪明，会写可爱的诗，言谈又机智。当他们请不起佣人的时候，她还会为他和他的朋友下厨。他记得，当武士的生意不好，他买不起新衣服的时候，她会为她和克斯，缝制漂亮的衣服。

茱莉亚也把城堡保持得很干净，武士想起，他给了她不少城堡去清理。常常，他打完仗回家，口袋里一文不名，他们就得搬到一座比较便宜的城堡。他又想到，他多半把搬家的事交给她去做，因为他通常不在家，去参加比武

大赛。而当她把他们的家当在城堡之中搬来搬去的时候，她看来是多么的疲倦。

当他了解到，他是怎么利用过茱莉亚的时候，眼泪从脸上流了下来。对，他需要她更甚于爱她，他希望能多爱她一点，少需要她一点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

他开始痛哭。他也需要克斯，更甚于爱他。武士需要儿子，好在老去的时候，能够以他之名出去打仗。但这不表示他不爱克斯，真的，他爱他儿子的机智，和他美丽的金发，也喜欢听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爱你。”可是，他固然爱克斯的这些特点，他也需要这些。一个想法突然灵光大作地闪过他的脑海——他需要茱莉亚和克斯的爱，因为他不爱自己。事实上，他需要所有，被他从恐龙爪里救出的公主的爱，以及所有，他上战场所保卫的人的爱，因为他不爱自己。这真是令人震惊的发现，他了解到，如果他不爱自己，他也不能真正爱别人。

忽然之间，一圈美丽、耀眼的光线笼罩在武士的四周，照亮了黑暗。他感到有一只温柔的手放在肩膀上，于是泪眼模糊地往上看，他看到梅林正在朝他微笑着。

“你刚刚发现了伟大的真理，”法师又说：“唯有将对自己的爱推展出去，你才能去爱别人。”

“我怎样才能开始爱自己？”武士问。

“你已经开始了，知识就是通往爱之道。”

“我知道我只是个没用的渣滓。”武士哽咽地说。

“不需要自怜，”法师用温和的口气说着：“现在，你了解了真理。”

武士受到慰藉，就停止了哭声。等到他的眼睛干了以后，他看到房间里弥漫的光线，这和他以前所看过的都不同，这股光线似乎没有光源，却又无处不在。

梅林说出武士的想法：“没有比自知之光更美的东西了。”

武士看着他四周的光，再看看头顶上的暗影。“这个城堡对你来说一点也不暗，对不对？”他问梅林。

“对，”梅林回答：“一点也不暗。”

受到了鼓励，武士站起身，准备继续向前走。他谢谢梅林，在他还没有呼唤之前就现身。

“没关系，”法师说：“这次算我请客。”这么说着，他消失了。

武士向前走着，瑞蓓卡从前头的黑暗中飞出来。

“哇！”她大叫：“我有好东西要给你们看。”

武士从来没看过瑞蓓卡这么兴奋，她通常都蛮冷静的。可是现在，她在他的肩膀上跳上跳下，简直不能自持，一边领着他和松鼠走进黑暗。突然，他们在墙上看到一面很大的镜子。

“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”她大声地吱喳叫着，眼睛兴奋地发着光。

不过，武士就很失望了。“只是面破镜子而已，”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来后让我们走吧！”

“这不是普通的镜子，”瑞蓓卡坚持：“这面镜子不会照出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长相，而会照出你真正的自我。”

武士的注意力给吸引住，可是他并不兴奋，他向来不爱照镜子，也从不认为自己长得很帅。

所以，带着点不情愿，他站在镜子前面。本以为会看见一个高大的人，有着一双悲伤的眼睛，一个大鼻子，从脖子以下都包在盔甲里。相反的，出人意料之外，他看见一个迷人，活力充沛的人，有着一双闪烁着热情和爱的眼睛。

“这是谁？”他叫着。

松鼠说：“这就是你，真正的你。”

“这面镜子是假的，”武士说：“我长得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你现在看到的是真正的你——躲在盔甲下面的你。”“山”回答。

“可是，”武士抗议，再仔细一点的看着镜子：“那个人是个了不起的模范，而且看他脸上的表情——这么美又天真。”

“那是你的潜力。”“山”说。

“如果这就是我的潜力，”武士说：“那么在我实现潜力的路上，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”

“没错，”“山”说：“你在你自己，和你真正的感觉之间，筑了一道围墙。”

“也许我真的隐藏我的感觉，”武士说：“不过，我不能到处只说我想说的话，和只做我想做的事，这样，没有人会喜欢我。”

“话未说完，武士就停了下来。他了解到，这一生中，他过日子的方式，就是希望让别人喜欢他。”

他想到所有他打过的仗，杀过的恐龙，和拯救过的公主，一切都为了证明他心地好、善良、又充满了爱。可是事实上，他根本不需要证明任何事，他的确是心地好、善良，又充满了爱。

“天啊！”他叫着：“我浪费了我的一辈子。”

“没有，”“山”很快地说：“你没有浪费，你需要时间来学习你刚刚才学会的东西。”

“我还是想哭。”武士说。

“现在哭就会是浪费了。”“山”说。

接着他唱：自怜泪止于自责，此种泪不锈铁盔。

武士受够了“山”的幽默话。“停止唱你的烂诗，不然我就把你踢出来。”

“你办不到，”“山”咯咯地笑着：“我就是你。”

在那时，为了要解决“山”，武士会很高兴的举枪自杀。好在那时候枪还没有给发明出来，所以实在没有办法赶他走。他再一次的看着镜子，他看到仁慈、爱、热情、智能和无私回望着他。

他了解，如果他想把这些特质呈现出来的话，只要承认这些特质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们一直为他所有。一想到这里，美丽的光芒又再度亮起，比先前更光明，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并且，大出武士意外的，在光线下，城堡里只显现出一个很巨大的房间，而不是许多小房间。

“山”说：“这是知识之堡的标准建造格式，真正的知识是不分类的，因为所有知识始于同一个真理。”

武士同意地点着头。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松鼠跑过来跟他说：“城堡里有个院子，院子中央有棵大苹果树。”

“哦，带我去看看。”武士叫着，因为他相当饿了。于是，瑞蓓卡和他随着松鼠进入院子里，看到一棵很大的苹果树，大树枝上低低的垂着他看过最红、最亮的苹果。

“你觉得这些“尖果”怎么样？”“山”说着双关语。

武士笑了出来，然后，他注意到树下有块石板，板上刻着一些碑文：吾献此果无禁忌，愿君得果知野心。

武士思索着这两句碑文，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终于他决定放弃。

“如果你放弃，你就永远出不去。”“山”说。

不断的挑战和考验带来的紧张，使武士疲惫不堪，他呻吟起来，然后叹了一口气，摘了一个苹果，他和瑞蓓卡和松鼠一起坐在树下。“你知不知道这两句碑文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问她们。

松鼠摇摇头，即使聪明如瑞蓓卡，也只得摇着头。“不过，我的确知道，”瑞蓓卡说，深思的用一只爪子搔着头，“我没有什么野心。”

“我也没有，”松鼠响应着：“而且我敢打赌，这棵树也没有野心。”

“她很有理道，”瑞蓓卡说：“这棵树就像我们，没有什么野心，也许你也不需要野心。”

“对树和动物来说没关系，”武士说：“可是人一定要有野心。”

“你们两个都对。”他们后面有个声音这么说着。

吓了一跳，武士转过身，看到梅林又出现了，还带着一枝笛子。

“我正想叫你来。”武士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法师回答：“人人都需要帮助才能了解一棵树，一棵树自足于一棵树，就像瑞蓓卡和松鼠，他们做自己就很快乐。”

“可是人行不同，我们有脑子。”武士抗议。

“对，人类有脑子，”梅林说，随口在笛子上吹出几个音符：“这就是野心为什么会有问题的地方。野心发之于脑子的时候，就会让人无情地向前追求他的目标，在这么做之后，他通常都会伤害别人，这也是野心之所以变成竞争的时候。”

武士承认：“我总想做王国里最优秀的武士。”

“一点也没错，”梅林说：“这样你才能证明，你比其它武士来得优秀。”

武士点点头：“可是你说，人类需要有野心。”

“对，如果野心是由心中发出来的话。

由心而生的野心非常纯净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事实上，这种野心满足自己到某一种地步，还会自动地满足他人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武士说。

“这就是我们要向苹果树学习的地方，这棵树长成一棵壮观，完全成熟的样，结出美好的果实，并且把果实大方地施给所有想要苹果的人。”

“可是，”武士提出反对：“如果我每天只是坐着分送苹果，我就不可能拥有一座高级的城堡，也不可能把去年的马换掉，买一匹新的马了。”

“很对，”梅林说：“因为人类喜欢得到物质的财产，不过分辨需要和贪心是必要的。你可以卖掉一部分的苹果，好拥有一座高级城堡，也可以把不需要的苹果送给别人，让别人也得到滋养。苹果给摘掉的更多，树就长的更大，树长的越大，就变得越美。

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人身上，如果那个人了解到什么是由心而生的野心的话。”

“可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做树比做人容易的多。”武士说。

“这完全看你怎么来看这件事，”梅林说：“你和树一样，接受同等的生命力，享用同样由地球提供的水、空气和养分。你的野心只是由脑中生出来

的，在你的脑子里，你永远不满足于只是存在——总是想要成为什么，所以，你不能放松，享受真正的存在，因为你太忙着想变成其它的样子。”

“你去跟想把去年的马换掉的家庭主妇说说看。”武士反驳他。

一股好笑的表情闪过梅林的脸上：“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能跟这棵树学习，很快的，你就会得到所有你想要的马和城堡，同时，在此过程里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”

武士大为震惊：“你是说，我只要往下扎根，把根留在我的后院里，我就可以得到所有我需要的东西。”

梅林大笑：“人类有两只脚，所以他们不必待在同一个地方。不过，如果他们能常常安静下来，并且接受，而不是跑来跑去的想抓住什么，那时，他们就会真正了解由心而生的野心是什么。”

武士坐着，深深地被这些想法所感动。

他仔细地端详着在他面前盛放的苹果树，再看看松鼠、瑞蓓卡、和梅林。这棵树和两只动物都没有野心，而且很显然的，梅林的野心是由心而生的。他们看来都很快乐，自给自足，都是生命美丽的模范。

然后，他再看看自己，骨瘦如柴，一脸乱草丛生的胡子，营养不良、紧张，抱着一身沉重的盔甲而精疲力尽。这些都是他从由脑中生出野心所得来的东西，现在他知道，这一切一定得改变。

改变的想法有一点怕人，可是，话又说回来，他不算真正活着——他根本就是行尸走肉，所以，还怕失去什么呢？“从此刻起，我会接受所有给予我的东西。”他发誓。

说完这句话后，城堡和梅林同时消失了，武士发现自己、瑞蓓卡、和松鼠，回到了真理之道上。在路的一边，有一条闪闪发光的清澈小溪。口渴的他弯下腰去喝水，有一点惊讶的发现，他手臂上和腿上的盔甲已经生锈掉了下来，还有，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了。

武士哑然无声，就像沈默之堡一样，知识之堡又玩了套时间的把戏。

他想，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的原因，只有在人需要依赖别人来填补空虚的时候，时间才过得慢。现在，他学到怎么只靠自己来过日子。

现在，盔甲大部分都锈掉了，只剩下胸甲，他觉得多年未有的轻松和年轻，也比从前更喜欢自己。于是，踏着和年轻人一样的坚定步伐，他向志勇之堡出发，瑞蓓卡在头顶盘旋，小松鼠在脚跟旁边卖力跟随。`´´´

这个情况看来实在非常严重，能解读别人心思的恐龙

是最可怕的。不过，武士总算想到办法逼自己不再颤抖，然后，用他能控制的最强、最大的声音大叫：“别挡住我的路，你这只特号的本生灯！”

## 第六章 志勇之堡

第二天早上天刚破晓，他们来到最后的一座城堡，这座城堡比前面两座都高，城墙看来也厚一些。满怀自信地，相信自己同样也会很快地通过城堡，武士和动物开始走上吊桥。

不过，当他们在桥上走了一半的时候，堡门打开，里面走出来一只庞

大，非常吓人的喷火巨龙，全身闪耀着发光的绿鳞甲。武士大吃一惊地停地脚步，他这辈子也看过不少恐龙，不过这只最可怕。这只龙非常巨大——他喷出的火不像一般普通的龙，不只从嘴里射出来，连眼睛和耳朵都有，更可怕的是，龙喷出的火焰是蓝的，这表示它的瓦斯含量相当高。

武士伸手去拿剑，然后发现他没有带剑，声音颤抖着，他呼唤着梅林来帮助他。法师没有出现，他当场大惊失色。

“为什么他不来？”他问松鼠和瑞蓓卡，一面躲开怪物射出来的一道蓝色火焰。

松鼠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他通常都蛮可靠的。”

坐在武士的肩上，瑞蓓卡竖起头，专心的听着。“从我听到的来判断，梅林正在巴黎参加一场法师大会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。”

武士挖苦地说。他对梅林非常不满，因为那个智者答应过他，在真理之道上不会有恐龙出现。

“他指的是普通的恐龙。”那只怪物用一种足以震撼大树，差点把瑞蓓卡从武士肩上震翻下来的声音怒吼着说。

这个情况看来实在非常严重，能解读别人心思的恐龙是最可怕的。不过，武士总算想到办法逼自己不再颤抖，然后，用他能控制的最强、最大的声音大叫：“别挡住我的路，你这只特号的本生灯！”

恐龙嗤之以鼻，向四面八方射出火焰，说道：“吓死的小猫居然口出恶言。”

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武士决定拖延一下时间。“你在志勇之堡做什么？”

“你能想到比这里更适合我住的地方吗？我是疑惧之龙。”

武士不得不承认，这只恐龙确实效率甚高，因为疑虑，和恐惧，正是他在此刻的感受。

恐龙再次咆哮：“我专门在这里敲醒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，你们以为通过知识之堡就可以所向无敌啦！”

瑞蓓卡在武士耳边小声地说：“梅林有一次说，自知之明可以杀死疑惧之龙。”

“你相信吗？”武士问。

“我相信。”瑞蓓卡坚定地回答。

“那么你去对付那只快乐的绿色火焰枪。”这么说着，武士转过身，在吊桥上退了回去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恐龙大笑，它的最后一个“哈”字差点点着了武士的臀部。

“难道走了这么远以后，你要在这个时候放弃吗？”松鼠问着武士，后者则忙着把烧焦了的裤子上的火花拍掉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回答：“我已经习于拥有一些小小的奢侈品，比如说，生命。”

“山”插进来响应着：“如果你没有志气和勇气，来测验得到的自知，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？”

“你也相信，自知之明可以杀死疑惧之龙吗？”武士问。

“当然，自知之明是真理。而且你知道大家都说，真理比宝剑更锐利。”

“我知道大家怎么说，可是有没有人在证明了这句话后还活着的？”

武士一说完这句话，就想到他根本不需要证明任何事。他生来就心地好、善良、又充满了爱，并且他仍然拥有这些特质。有这些特质的人不必觉得害怕和疑虑，他知道恐龙不过是幻相，恐龙存在只不过因为他相信它存在。

他回头看桥上，恐龙还站在那里，用前掌拍打着地面，朝旁边的树丛喷着火，很明显的是在练习。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他心想这个理论证明起来会很难，然后，他又想起来，他不必证明任何事，他有权力继续他的旅程。就这样，念着脑中有恐龙存在，只是因为他相信它存在，他慢慢地往回走，走上吊桥。

当然，恐龙也走向前来面对他，嗤笑着，一边吐着火。出乎恐龙意料之外，武士继续朝它走过去。不过，很快的，武士的勇气开始融化，他的胡子也被恐龙火焰的热度融化。于是，害怕地大叫一声，他回头逃之夭夭。

恐龙狂笑一声，朝逃走的武士喷出一道强力火焰，把他臀部上的裤子烧了起来。武士痛苦地大叫着，飞奔过吊桥，松鼠和瑞蓓卡忙乱地跟在他后面。看到一条小溪，他迅速地把他烧焦的臀部浸在冰凉的水里，伴随着一阵嘶嘶声，他烧焦的衣服被浇熄了。

松鼠和瑞蓓卡站在岸边，试着想安慰他。

“你刚刚很勇敢。”松鼠说。

“第一次这样已经不坏了。”瑞蓓卡加了一句。

吓坏了的武士从他坐着的地方抬起头来：“什么意思？第一次？”

松鼠就事论事地说：“第二次回去的时候，你会做得好一点。”

武士生气地反驳她：“你自己回去做第二次。”

“记住，恐龙只不过是幻相罢了。”瑞蓓卡说。

“那从它嘴里喷出来的火呢？那也是幻相吗？”

“对，”瑞蓓卡说：“火也是幻相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我现在带着个烧焦的屁股，坐在这条小溪里？”武士质问她。

“因为你相信恐龙是真的，火也就变真了。”

“如果你相信疑惧之龙是真实的，你就给了它力量，来烧焦你的屁股。”松鼠说。

“他们说得对，”“山”插进来：“你必须回去，面对那只恐龙。”

武士觉得给逼到死角，这是三对一，或者也可以说，是二又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——

——因为一半的他同意松鼠和瑞蓓卡说的话，而另外一半则想待在小溪里。

武士正在和他快消失的勇气奋战的时候，他听到“山”说：“神赐给人勇气，勇气将神给予人。”

“想起来很不错，不过我宁可坐在小溪里。”

“听我说，”“山”回答：“如果你去面对恐龙，有可能它会消灭你，可是如果你不面对它，它一定会消灭你。”

武士记起，过去有一位好朋友曾跟他说过的，发人深省的话：“无退路时，易做决定。”这的确就是他现在的写照。于是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他挣扎着再站起来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再一次出发，过吊桥。

恐龙不相信的抬头瞧他，心想，这的确是个非常顽固的家伙。“又回来

了？”它嗤笑着：“这一次，我可是要好好的烧你一顿才行。”

不过现在向恐龙大步前进的，可是一个不同的武士——这个武士反复不断地向自己说：“疑虑和害怕是幻相，疑虑和害怕是幻相。”

恐龙一次又一次的朝武士射出巨大，哗吧作响的火焰，可是不论它怎么努力，武士身上就是不着火。恐龙非常困惑，不晓得它已经失去了力量，因为武士不再相信它的存在。

武士继续向前逼进的时候，恐龙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最后，变得不比只青蛙大。它的火焰熄灭了，然后它开始对着武士吐出小种子，可是这些——疑虑之籽——一点用也没有，武士继续坚定地向前迈进，恐龙变得更小了。

“我赢了，”武士胜利地大吼。

恐龙几乎已经不能说话：“也许这次你赢，可是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回来，挡住你的去路。”说完，它在一阵蓝烟里消失。

“你爱什么时候回来，就什么时候回来。”武士在它后面叫着：“每一次你再回来，我会变得更强壮，你会更衰弱。”

瑞蓓卡飞上来，停在武士的肩膀上。“你看吧！我是对的，自知之明可以杀死疑虑之龙。”

第一次，武士不再觉得他不如瑞蓓卡，她只会说，可是他却真的相信这件事。他忍不住问她：“那为什么你没有和我一起上去面对恐龙？”

瑞蓓卡不高兴的啄着她的羽毛。“这是你的挑战。”

觉得好笑地，武士转身打开志勇之堡的大门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城堡完全消失了，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。

“山”说：“你可以把嘴闭上了。你不必再学习志气和勇气，候为你刚刚表现出你有这两样东西。”

武士开怀大笑地把头摆正，他可以看到山顶，山路比先前走过的更陡峭，可是没有关系，他知道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。

武士了解，他没有其它选择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力量开始消失，他抓住岩石的手指也开始进出鲜血。由于相信自己快死了，他放了手，向下落去，掉入记忆中无尽的深处……”

## 第七章 真理之巅

一时再一时，左手接右手，武士爬着，抓着锐利的石头，他的手指流血了。最后，正当快到山顶的时候，他发现路给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，巨石上刻着最后的几句碑文：

虽我拥有此宇宙，  
无有一物为我留，  
因我不可知未知，  
如我不愿弃已知。

武士气馁了，觉得太精疲力尽，不可能克服这最后的障碍。他现在吊在峭壁上，同时这得解出碑文的意义，这个任务看起来不太可能完成。

松鼠和瑞蓓卡很想对武士表示同情，可是忍住了，因为他们记起来梅

林的忠告：同情会使人软弱。

武士深吸了一口气，脑筋好象清醒了一点，他再大声读了一遍碑文的后半部：“因我不可知未知，如我不愿弃已知。”

他想到一些他以前抓住不放的“已知”

跟他以为他不是个什么样子。还有他的信仰——

——哪些他认为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最后还有他的价值观——他认为坏和好的事。

然后他有了个很吓人的想法：他现在为了宝贵的生命，抓住不放的岩石，对他来说也是“已知”，这是不是表示，他必须放手，让自己堕入不可知的深渊呢？

“这就对了，武士，”“山”说：“你必须放手。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杀死我们两个人吗？”

武士问。

“反正现在我们也快死了，”“山”说：“看看你，你这么瘦，他们都可以把你从门底下的缝里面塞进去。你全身都充满了紧张和恐惧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。”武士说。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放手——然后信任。”“山”说。

“信任谁？”武士激动地反驳他，不想再听“山”的哲学。

“不是谁，是它！”“山”说。

“它？”武士问。

“对，”“山”说：“它——生命、原力、宇宙、上帝——随便你想怎么叫。”

武士低头向下，越过肩膀，凝视着下面很显然无底的深谷。

“放手！”“山”急切地耳语着。

武士了解，他没有其它选择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力量开始消失，他抓住岩石的手指也开始迸出鲜血。由于相信自己快死了，他放了手，向下落去，掉入记忆中无尽的深处里。

他回忆起一生中，所有他曾经责怪过母亲、父亲、老师、太太、儿子、和朋友的事，当他向空虚中掉得更深，他放弃了一切对别人的责难。

他落入深渊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同时晕眩的，他的思想也深降至内心。然后，第一次，没有评价，没有成见，他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一生。在那一瞬间，他为自己的生命全然负责——不管是别人给他的影响，或是形成他生命的种种事件。

从那一刻起，他不会再为了自己的错误或苦难，而责怪除了他之外的任何人或事。

认识到自己是因而非果，让他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，现在他不害怕了。当一种不熟悉的平静感突然充满全身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他开始向上掉，对，虽然看来不可能，他确实向上掉出深渊，但是，当他向上掉的时候，他仍然觉得和深渊的最深处紧紧相连——事实上，是和地球的中心相连，所以，他继续掉的越来越高，同时意识到他和天地相连接。

突然，他不再往上掉，他发现自己站在山顶上，明了了岩石上碑文全部的意义。他放掉所有他害怕的东西，放掉所有他知道和拥有的东西。乐意拥抱不可知使他自由了，现在，宇宙真正是属于他的——让他经历和享受。

武士站在山顶上，深深呼吸，并且由于看、听及感觉四周的景致而变得晕眩——那是因为他现在能用一种令人屏息的清晰，来观看宇宙。一种全

面的幸福感扫荡过他的全身。从前，未知的事使他充满恐惧，如今，他满盈着爱——给自己的爱，给茱莉亚、克斯、生命，还有给他周遭整个奇妙世界的爱。

武士跪了下来，感激的眼泪从他眼中泉涌而出。“我几乎为了没有哭出来的眼泪而死。”他想着。于是，眼泪继续从他的面颊涌下，滚过他的胡子，滚到胸甲上。因为这些是心之泪，热度特别高，很快地就熔化了盔甲最后剩下的部分。武士因喜悦大声地哭了出来，他不会再穿着盔甲，向四面八方骑去，好证明自己心地好、善良、又充满了爱，人们也不会再看到铁甲的反光，而以为太阳从东升或北落。在泪光中，武士笑了，没有发觉，一股美丽，明亮的光芒从他身上放射出来——这股光比他的盔甲在擦得最亮的时候，还更光亮，还要美丽——像最清澈的小溪一般闪烁，像明月一般皎洁，像太阳一般耀眼夺目。

因为，的确，武士就是小溪，就是明月，就是太阳。现在，他可以同时是这些东西，而且更多，因为他和宇宙合而为一。

他就是爱。

全书完

